

玉劍屠龍

急康

上册



玉 剑 屠 龙

金 康 著

(上册)

北岳文艺出版社

玉 剑 屠 龙

金 康 著

(下 册)

北岳文艺出版社

晋新登字 2 号

玉 剑 屠 龙

金 康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新华印刷厂一分厂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21.25 字数: 454千字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12月太原第2次印刷

印数: 1 — 20000册

ISBN 7-5378-0546-6

I·524 定价: 9.95元

内 容 简 介

南宋年间，武林祁连、仙霞、太行、华山四大名派，被金狗收买，利用他们四派联手，杀害有志之士。

以七步追魂班适齐为首的“海内五贤”是“岳少保”主战一派的主坚。他们虽已遁迹荒山达数十年，四派则利用他们做为第一个目标，假公济私，使“海内五贤”与班家连续惨遭毒手。

只剩下琮儿一个传宗之后代，被仇家绑走，身陷石洞。无意中巧获武当、太极两派的创派祖师“张三丰”于临化势前所创之内功剑法的要诀与图解。

三年后，琮儿艺成出洞，内功造诣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适才出入江湖，引起一幕幕可歌可泣的故事。

金康是在海内外负有盛名的武侠小说的作者，这部“玉剑屠龙”是金先生最得意的一部佳作。在书中描写武打与爱情的场面，具有独到之处，真是“打得真凶，爱得更惨”。令读者爱不释手，如身临其境，回味无穷。

编者

一九九〇年元月

〈目 录〉

第一章	避仇家五贤且偷生	(1)
第二章	小姑娘理退半截碑	(26)
第三章	交淫僧谈仲叛师门	(48)
第四章	丧天良奸死师姑姐	(71)
第五章	惨遭难班家受袭击	(93)
第六章	大彻悟古侃破红尘	(118)
第七章	救琮儿身陷洞穴底	(143)
第八章	得秘功侥幸入洞天	(166)
第九章	芳心动情收火神君	(191)
第十章	醉赏月黑狮吻樱唇	(216)
第十一章	毙双鬼大伟娶娇娘	(223)
第十二章	遇仇家被迫施杀手	(241)
第十三章	班奕琮艺成出江湖	(268)
第十四章	惩恶僧少侠施神威	(291)
第十五章	上武当代师清门户	(312)
第十六章	铁树峰一探狼容洞	(334)
第十七章	火星君勇斗护宝兽	(350)
第十八章	历艰险方获金钢母	(369)
第十九章	怀绝技一语道天机	(384)
第二十章	身怀宝惹上杀身祸	(402)
第二十一	拜义叔哥俩苦练功	(418)

第二十二章	梅玉芬命丧铜钹下.....	(433)
第二十三章	报娘仇惠儿托恋人.....	(451)
第二十四章	玉柱峰炼成绝世剑.....	(467)
第二十五章	胡天仇仗剑斗恶僧.....	(485)
第二十六章	凤展翅变化亦无穷.....	(501)
第二十七章	痴情女只身入虎穴.....	(517)
第二十八章	含热泪奕琮思情侣.....	(543)
第二十九章	似热吻舌尖捣又翻.....	(555)
第三十章	般禅掌生平之绝技.....	(568)
第三十一章	金钉陈力斗众番僧.....	(586)
第三十二章	金环利招数更离奇.....	(603)
第三十三章	制穴道啼笑又皆非.....	(621)
第三十四章	剑光闪松云头分家.....	(639)
第三十五章	仇已报众侠凯旋归.....	(656)

第一章 避仇家五贤且偷生

这是高原上的海，黄河的源，“星宿海”。

这是高原上的山，自然界的喷泉，黄河的真源，“噶达素齐老峰”上，游牧民族心目中的神话，“天池金水”。

这是黄河的发源地“青海”，自古以来，黄河即成为吾国心腹之患，它象一把无情的宝剑，扎在那心脏要害。

这是个动乱的时代，金人窃占了半壁大好山河，有志者奋起抗敌，但议和阻止了这等人的爱国之心，有忿而弃俗出家者，有忿而佯狂作态者，更有遁世隐居者。

这是哪朝哪年？遁世者也记不得了，更也不愿提了。在“星宿海”的西北，“噶达素齐老峰”东南，“阿尔坦河”的附近，集居着一群遁世的遗民，他们是国家的良才，人类中的俊彦，武林中之豪杰。

很可惜的，很遗憾的，他们竟埋在荒凉的高原，过着清苦的生活，与草木同朽。然而

这是因为，能享受自由的生活，不受异族约束，唯一不能释怀的是，千千万万大汉子民，仍处于异族人的铁蹄下，过着水深火热的岁月。

这是国家的耻辱，人类的悲哀！

这是个严冬的季节，腊月的望日，黄河封冻了，高原上一片银装玉塑，苍天怒吼，大地风号。“六出”（雪花）漫空飞飘，冷，冷得人类居家围炉，闲言家常。

这是人生的乐趣，是大自然安排了的休息日，“阿尔坦河”上游，距河十余丈筑有木房数幢，烟囱中浓烟滚滚冲天，这是白色世界中唯一之异色，在这荒凉高原中，也是显著的目标。

山风似千千万被迫害的人们齐声发出的怒吼，夜了，雪也停了，狂风益发强了，天空没有皓月，雪光反映，倒也能远眺百丈。

木屋中的人尚未睡觉，他们围着一个大火炉，可不是在闲话家常，因为，屋中虽有七、八个人围炉坐着，但却静得听不出一声语声。木柴在燃烧中“劈啪”地响着，略为点缀了一些单调的音响，空气显得很沉闷，而每个人的脸上，又俱是一片愁容，这不是自由的天地，世外的桃源吗？何来烦人的忧愁？

傍门倚坐着一位年约三十多岁的少妇，一副刚健的身材，圆圆的脸庞，再配上一对明如秋水的大眼睛，确是个难得的佳人。

而在她五官匀称的脸上，两条柳眉紧皱，一对大眼睛内，闪烁着愁急的光采，沉默能使空气重浊，她似乎感到了急促，纤腰缓伸，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膝前依偎着一对十四、五岁的大孩子，看起来女孩比男孩较大一点，脸蛋儿长得跟少妇一模一样，真是豆蔻年华，煞是惹人怜爱。然而娇容稚气未退，闻少妇吁气之声，双臂往前一按，搂着少妇的膝盖，仰脸问道：“娘，你说爹爹今晚晚上准能回来吗？”

少妇暂收愁容，目光先往迎门而坐的老者一瞥，再对疲态已露的男孩看看，才回答女孩道：“小玲，你爹爹人称万

里飞熊，能日行千里，夜走八百，此去兰州只近二千里地，有五天的时间，当然可以赶回来的，可是……说不定你爹爹在途中，遇到什么事耽搁了，也许今晚赶不回来呢！”

小玲睁着一对大眼睛，翘着小嘴儿，略带埋怨之色道：“爹爹真是使人着急，爷爷与叔公们全守着呢！他有什么事赶不回来呢？娘，您说爹会不会喝醉了酒误事？或是跟坏人遇上啦？”

小玲的话，使屋中人俱都悚然一惊，少妇愁容再现，幽怨之色益显，皱眉喝叱道：“小玲，小孩子不可胡思乱想，更不可随便胡说，夜深了，你与小琮回房睡去，不准跟着大人们一起熬夜。”

小玲闻言，小嘴翘得更高了，抬头对迎门而坐的这位相貌清癯，银髯披胸，双目深陷的老者，露出乞援的目光，撒娇道：“爷爷，玲儿长得跟娘一般高了！我娘还老把玲儿当小孩子看，爷爷，您老说句公道话，玲儿是不是长大了？”

清癯老人略带隐忧的脸上，泛起了淡淡的笑意，注视小玲端详了一会，“嗯”了声道：“是的，孩子们都长大了。玲儿，做大人可得有大人的样儿，你还跟孩子时一般，老爱翘嘴。”

小玲一扭身子，不依道：“不来啦，爷爷，您老逗我呢！”

少妇立刻拦阻道：“小玲，你别跟爷爷闹成不成？快去睡吧！明天一清早就得起床做早课，别到时起不来，惹你爷爷生气。”

边上闭眼欲睡的男孩，倏地睁眼插口道：“娘，我从来不像姊姊一般赖炕，是吗？”

少妇含笑对他颌首，把小玲惹得大眼睛一瞪，冷哼地道：“琮弟，你敢讥笑姊姊赖炕？小心明儿我摔你两个大马爬！”

小琮冲着清癯老人扮个鬼脸，咋舌道：“爷爷，琮儿往日告诉您老说，玲姊姊欺负我，您老从来不信，今晚上姊姊当您老面前招供了。爷爷，您老从明天起，把‘七步追魂掌法’，与独步武林的晃身幻三人，‘形影百变’的轻功身法传给琮儿，免琮儿老受姊姊的欺负。爷爷，您老最疼琮儿，还能瞅着琮儿给人欺负吗？”

清癯老人终于失声笑了起来，两眼神光灼灼，对一双孙儿女来回的几瞥，颌首频频地道：“你们都大了，内外功各门基础也扎下了，爷爷从明天起，把压箱底的两门功夫同时传给你们，夜深了，快睡吧！”

小玲高兴得拍手大笑道：“琮弟，爷爷一样也疼我呢！你白费心啦！”

小琮气得虎目一翻，正待反唇相讥，妇人已站起身来，一手拉着一个，柔声哄着道：“小玲，小琮，你们不准再胡闹了，娘送你们回房睡吧！”

少妇连哄带拖，把爱女、爱子送走，清癯老人目送母女三个去后，对身旁默坐的三人目光一瞥，感慨地道：“眼看着孩子们大了，但我们兄弟几个也老了，光阴无情，岁月不饶人，我班适齐但得老死这里，于愿已足。”

左首靠着土炕的一只粗木椅上，坐着一位躯干雄伟，环眼虬髯的中年大汉，狮子鼻中，发出重重的一声冷哼，忿然道：“大哥，你昔日勇气上那里去了？咱老西可不甘心老死在这个鬼地方。大哥，你不是曾答应过待时而起吗？十余年

来，你的志气，竟被光阴消磨殆尽了。”

言罢，喟叹一声，紫黑的脸，顿时涌起一片惨澹之色。

在他对面，另有一位五十多岁的大胖子，眯着一对眼睛在窃笑，虬髯大汉见而怒道：“阿胖，咱老西哪一天生了气，便挖下你这对眼珠。”

胖老人闻言纵声而笑，笑得浑身肥肉如波浪般颤动，虬髯大汉愤然挺身站起，黑毛茸茸的右手一伸出两指，果真往胖老人双眼戳去。

指到，胖老人不躲不闪，虬髯大汉咬牙缩手，胖老人大笑更甚。虬髯大汉怒极狂吼，双指快如电射，两次向胖老人两眼戳去。

胖老人熟知虬髯大汉暴躁的个性，晓得他第二次双指戳来，再不会中途住手，佯惊下暗运内家神功，稳坐的身子丝毫未动，整个人却疾往下矮了五寸多。虬髯大汉双指戳着胖老人发髻戳空，人往前猛抢两步，身子已将撞到胖老人怀里。

陡地，胖老人肥大的肚子，在开声吐气之下，突然暴胀了一倍以上，“砰”声响处，把个身材雄伟的虬髯大汉，撞得直跌出去。

跟着“砰”的一声，虬髯大汉正跌坐在原来的粗木椅上，他环眼圆睁，惊怔地瞪着胖老人，心里不免对胖老人突然下沉感到奇怪，他翻着两只环眼上下细看，这才看到，胖老人所坐的那只粗木椅，已陷入地下数寸。

在虬髯大汉肩下，坐着一位五官整齐的文士，这人年约五十四、五，三络清须覆胸，右手食指在鼻孔上来回一擦，笑道：“胖三哥的‘蛤蟆功’，越老越精湛了。”

虬髯大汉嗒然若失，懊恼地道：“穷酸最会讨好，咱老

115290

西将恨你一辈子。”

清癯老者微哂道：“五弟，你山居十载有余，急躁的性格仍旧，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三弟与四弟又爱逗你发急，你们别闹了，快随老哥哥出去迎接老二吧！”

三人闻言心喜，倾耳静听，除了屋外的风声，只有木柴燃烧时发出“劈劈啪啪”的爆炸声。

清癯老者安详地跨下土炕，亲自上前启门，四人鱼贯而出，屋外人影一晃而至，清癯老者沉声道：“半夜三更，老婆子还不安稳睡着。”

挡着四人面前，屹立着一位白发皤皤的老妇，如此寒冷的天气，仅穿着一套极其单薄的衣服，右手拄着一根黑黝黝的拐杖，满是皱纹的脸上，露着倔强之色。眼皮稍稍一撩，慑人的精光如冷电般疾扫一匝，瘪嘴一撇，冷冷地道：“男人们关心国事，我老婆子只关心孩子的安全，老头子，你办事自承精明，何故打发你爱酒如命的老二，外加每饮必醉的儿子下山冒险？不是我老婆子说丧气话，好好的三个儿子，就存这么一个宝贝了。”

清癯老者长眉微锁，身后三人全都一揖到地，一齐叫了声“大嫂”，反惹得老妇人重重的一顿拐杖，冷哼道：“你们当时也全都在场，为什么没有人敢拦你大哥一句？是否嫌山居生活太无聊了，要引几个冤鬼上门来闹闹？”

三人受了老妇人一顿叱责，却全都噤若寒蝉。

老妇人冷电般的眼光，扫过三人脸上，瘪嘴微启，又是一声使人听来心颤的冷笑，但见她左臂微动，四点黑影已穿袖而出，“噗噗”连声，分打在四人脚尖前寸余雪地上。四人愕然惊顾，四点黑影，赫然是两对血淋淋的眼珠！

跟着，又听到老妇人怒犹未消地恨声道：“如今你们遂愿了，一对酒鬼把对头人引到‘扎陵湖’，若老婆子同你们一般安坐家中，哼！两个醉鬼还有命吗？”

清癯老者悚然动容，虬髯大汉抢先急问道：“老姊，醉老二与外甥现在哪里？”

老妇人寒着皱纹的脸，答道：“在‘扎陵湖’畔。”

虬髯大汉狂吼一声，返身奔入屋中，不久复出，手上捧着四、五副滑雪用的雪橇，往另三位面前一丢，自己捡了一副就待往脚上套，老妇人眼皮往上一翻，长叹一声道：“他们虽受了伤，但还不致有碍，老三与老四去把他接回来，么弟，你随老姊姊来，我有话对你说。”

这几位俱是武林中一时之选，可是当着老妇人面前，一个个全带着三分敬畏之色。她是自称班适齐的清癯老者的老伴，武林中提起“九玄雷婆韦涵”的万儿来，真有闻名胆战之概哩！

虬髯大汉乃老妇人最小的胞弟，外号叫“烈火星君”，单名一个“涓”字，他对这位从小抚养他长大的胞姊，可说畏之如虎。

清癯老者班适齐号称“七步追魂”，因其独创一套“七步追魂掌”，武林中稀有对手而得名。

身材肥胖的复姓“申屠”，名叫“无明”，外号人称“笑弥勒”，一身内外功夫，俱臻炉火纯青之境。

文士打扮的这一位姓古名侃，专擅内功点穴、钱标打穴，以“太极十三剑”饮誉江湖，为人举止文雅，少年时，曾在岳家军中担任过文职，自从岳少保受害之后，他弃职佯装市井，暗从太极名家苦练，十年有成，仗剑行侠于全国

各地，因他无论寒暑，始终身穿一领黄衫，因此江湖上有“黄衫剑客”之称。

与古侃结识最早的有两位，一位乃方才那个少妇的生父公孙悲天，这人已于十余年前死在仇家之手。

另一位号称“飞天醉狐”，姓奚名弘字百杯，也就是奉七步追魂班适齐之命，带着班适齐的仅存一子，“万里飞熊”班固，北下兰州探听仇家消息，因醉被仇家追踪到“积石山”附近，动手之下，终因寡众悬殊，不幸失手受伤而退，中途幸遇九玄雷婆韦涵不放心爱子班固，而潜下星宿海，在扎陵湖畔恰巧碰上。这位老婆婆武功既高，性情也烈，一见爱子与老二奚弘俱已受伤，一怒出手，立把追踪下来的四个人，一人挖下一只眼珠。

笑弥勒申屠无明偕黄衫剑客古侃，穿上雪橇走了，九玄雷婆韦涵也返身朝自己的木屋中去了。

烈火星君韦涓呆在当地没动，环眼中露出一片茫然之色。

七步追魂班适齐对于自己的老伴韦涵，也存着三分敬畏之心，他见韦涓如此，暗暗叹了口气，走上拉着韦涓的左臂，苦笑道：“么弟，快到你老姊姊屋中去吧！免得她等急了生气。”

烈火星君韦涓点头应着，随着他老姊姊走向最前面一间木屋，两人方近门，便听到九玄雷婆在屋内不烦地道：“嘿！真没有想到，做姊姊的从小把你教养大，如今却离我远远的，难道做姊姊的什么地方使你寒了心啦？”

烈火星君韦涓闻言，紫黑的脸上倏即露出惊惶之色。

七步追魂班适齐长眉一皱，他知道老伴的个性，若无严

重的事情将发生，绝不会如此烦躁的。

于是，他轻咳一声，用意是征求老伴，他能不能跟着进去？不料九玄雷婆竟怒声说道：“别装模作样，老婆子姊弟没有秘密话儿，愿进来就一起进来吧！”

门外的郎舅两个，立刻相对苦笑了一声，推门入屋，便看到九玄雷婆韦涵，正在土炕上大翻箱笼。

两人见而诧异，烈火星君韦涓劈口就问道：“大姊，你这是准备怎地？”

九玄雷婆韦涵慑人的目光一撩，冷笑道：“姊姊老了，这里是我最后的根本之地，总不会再作逃的打算了。然而，姊姊生长在山西韦家，长大了嫁到关中班家，两家在武林中威震百数十年，却在姊姊手上，落得个有家难归。如今贪生荒原，仇家仍旧没有放过咱们，来吧！老婆子趁着还没有断气，跟贼子们拼个真章也好。”

郎舅俩一个瞪眼，一个皱眉，望着九玄雷婆在翻箱倒笼的乱找，嘴上又不停地唠叨，可是使两人听来，内心有说不尽的惊骇与困惑，痛悔与愤怒。七步追魂班适齐忍不住开口道：“老婆子，别尽提这些旧痛了，把正经的抖露出来吧！”

九玄雷婆韦涵把需要的东西找到后，瞪了老伴一眼，冷笑着把箱笼等不需之物丢在炕里，才慢吞吞的道：“为什么不提它？你忘了十余年前的往事，人家可没忘，方才四只招子，你认为是金人的走狗吗？”

七步追魂班适齐道：“不是他们，又是谁？”

九玄雷婆韦涵瘪嘴一掀，嘿嘿冷笑道：“是谁，哼！多啦，有祁连一派的死党，有仙霞门下，咱韦家的世仇，太行派独眼龙高嵩的弟子，更有班家死对头、活冤家，华山一派。

的毒物。老头子，你估量着办吧，人家合四大派之力，来对付咱们这批劫后之人了！”

七步追魂班适齐闻言惊疑不止，冷笑道：“他们居然会合一起，自动来找我姓班的算旧帐了？”

九玄雷婆韦涵仍用冷淡的语声说：“为什么不能？人家心里明白，单独找你，没有这个胆。合两派之力也难操必胜，人家是利害相同，联手合作，那是极自然的事。再告诉你一个确实消息，醉鬼老二带着咱们酒虫儿子上兰州，虽摸到了金人犬爪一点消息，可是因为贪嘴，自己露了相，人家大举在西北一带搜查咱们，每拨四人，各派占其一，共五拨，缓下的共有两拨，一拨被爷儿俩诱入积石山穷途谷中迷了路。另一拨便在扎陵湖对上了盘，我老婆子似有预感地赶了去，不然的话，嘿嘿！”

七步追魂班适齐面笼杀气，眼望屋顶，陷入了沉思中。

九玄雷婆韦涵也不理他，端坐在土炕上，神色忽然变得异常的肃穆，冷电般的目光盯着烈火星君韦涓，沉声道：

“么弟，你跪下向韦家历代祖先叩首行礼。”

这行动很突然，不但使烈火星君韦涓为之惊愕不已，也使七步追魂班适齐猛然间一惊。

烈火星君韦涓见胞姊的神色，知道必有重大事故发生，侧过身沿炕跪下去，朝屋后供着的祖先神位行过大礼，再转身对抚养自己长大的胞姊磕了一个头，然后惶然地跪着问道：“大姊，是否小弟有违叛韦家家法之处，惹大姊生气了？”

九玄雷婆韦涵皱纹的脸上，陡然现出了一片黯然之色，强忍着悲痛的心情，颤声道：“没……有……但是……但是